古今治平畧

古今治平畧卷之十

豫章　朱　健　　　　　子美父訂

武林門人鍾　欽　霜鳴父較

鹽課篇

漢唐鹽課 三國六朝附

夫鹽民之所食不可一日闕者其用則與民共之其利則在民而不在官也昔禹任土作貢而令青州貢鹽葢貢其所有以供王用耳周官鹽人一織以百事

之不可無鹽故亦以鹽之用而供邦事未嘗以鹽之用而供邦財也鹽有數品有刮於地而得者其味苦謂之苦鹽有煮其波而出者其鹽散謂之散鹽有風其水而成者産於土中其味甘甜謂之飴鹽有積鹵而結者其形似虎而人築成謂之形鹽此鹽之名然也祭祀則供散鹽而加以苦鹽取其自然而成不忘本也賓客則供散鹽而加以形鹽取其如虎之形象其威也王后世子膳羞則供飴鹽取其味之甘甜而可常食也此鹽之用然也鹽人則以奄二人爲之掌

其政令調供鹽承符其役今共[illegible]年自辰司[illegible]寶[illegible]
膳羞之外更不開以一臺殷民是其利制營主民一[illegible]
不在官也上之人特資鹽以爲三者之用而不趨其
利之可以富國下之人亦惟資鹽以供飲食之用而
不牟其利之可以富家降而倚世齊桓公問管仲何
以富國管子曰海王之國謹正其鹽筴十口之家十
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萬乘之國終月率男女
之所食千萬鍾偶筴之商月人三十錢萬乘之國爲
錢三千萬使君施令討其鍾釜而給之則百倍歸於

上人無以避則舉皆勝事無不服籍者此王資也於是齊有渠展之鹽乃伐芻薪煑海水爲鹽征而積之十月始征至於正月成萬鍾乃下令曰孟春既至農事且起大夫無興工作北海之衆無聚傭而煑鹽如此則坐長十倍粱趙宋衛濮陽盡饋食之國無鹽則病而守圉之國用鹽獨甚使糶之得成金萬斤齊以富饒漢承秦法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而元狩中天子用兵四夷兵連不解縣官大空於是東郭咸陽孔僅言山海天地之藏宜皆屬少府陛下不私屬大農

尸伍賦而浮食奇民欲擅斡山海之貨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宜罷置鐵官募民因官器作鬻鹽官爲牢盆敢私鑄鐵器鬻鹽者釱左趾沒入其器物使僅咸陽乘傳舉行必久之下式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器苦惡賈貴或彊令民買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貴乃因孔僅言之上不悅而博士徐偃行風俗令膠東魯國民得鼓鑄鹽鐵還從爲太常丞御史大夫湯劾偃制害法偃以誅死故法必用而行昭帝時賢良文學對策言民苦鹽鐵均輸而桑弘羊反覆

難以爲往者豪傑之家得管山海之利鼓鑄煮鹽家聚或乃至千餘人大抵盡流放之人也去鄉里棄墳墓依倚大家私與聚深山窮澤之中成姦僞之業大不便夫家人有寶器然且柙而藏之況天地之四海乎先帝收鹽鐵之利佐百姓之急奉軍旅之費此所爲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異時鹽鐵未籠布衣有朐邴人君有吳王專其饒以成私威而逆節萌作今從人於權利罷鹽鐵以資强暴强禦日以不制姦形成矣賢良文學引古義學以爲往民得占烈

鹽鐵煮鹽時鹽與五穀同價今宜復其原一其價鹽價益貴貧民有木耕手耨不澹今公卿發務者矣言甚切而爲弘羊所緣鹽鐵竟不罷至年末乃罷尋復置已罷行無常其後興禁不遂與古今相終始東漢明帝時穀貴縣官給用不足尚書張林言鹽食之急雖貴人不得不須官可自鬻詔諸尚書通議朱暉等言鹽利歸官則人貧怨非明主所宜行帝卒以林言爲然肅宗建初中議復鹽鐵官鄭衆諫以爲不可詔數切責至被奏劾衆執之不移帝不從建安初關中

百姓遭董卓之亂流入荆襄者十餘萬家聞本土安寧皆企踵思歸而無以自業於是衛覬議以爲鹽者國家大寶以喪亂放散宜如舊置使者領之益市犂牛百姓自歸者畢給之勸耕積粟以豐殖關內計之大者也魏武如其言而流人盡還境內豐實元魏時御史中尉甄琛言周禮山林川澤有虞衡之官爲之厲禁令取之以時毋戕賊使失性而已未有爲民父母富有群生吝其醯鹽而權之者也今立官障護鹽池而收其利爲父權子豈不薄哉宜弛其禁與民庶

其而彭城王元勰言聖主欽山澤之貨以寬田疇之賦收關市之稅以助什一之征只須與此所以資天地之產惠天地之民非爲身也鹽池之禁爲日已久而積散之佐軍國之用寬農民之急如舊便明帝從琛議罷禁而豪舉爭擅之於是尋復置唐初稍弛其禁開元中於遣劉彤具表言臣聞漢武之世外討夷狄內興工役費十倍於今而用沛其有餘者何也古取之山澤公利厚而人歸於農今取諸貧人公利薄而人去其業也故先王之法山澤有贓虞衡有官輕

重斂發有術故能使人專於農而用饒於國今議復
農餘之人收山海之利而寬徭薄斂息窮苦之弊所
謂損有餘而益不足帝王之道也於是詔將作大匠
姜師度與諸道按察使檢括海內鹽鐵之課而鹽池
十八井六百四十及幽州大同橫野諸軍鹽屯皆隸
於度支乾元初鹽鐵使第五琦初變鹽法就山海井
竈近利之地置鹽院籍游民業鹽者為停戶免雜徭
煮鹽盜鬻者論辠已盡榷天下鹽建中初韋興國用
大困賦稅不足以供億自許鄭之西皆食海西鹽度

支主之汴蔡之東皆食海東鹽劉晏主之於是晏上鹽法輕重之宜以爲官多則民擾宜但於出鹽之鄉因舊鹽爲置吏置亭戶收鹽轉鬻於商任其所之其去鹽鄉遠者轉官鹽於所在將之商絕鹽貴則減價以糶日常平鹽官獲其利而民不知貴又以鹽生於霖潦則鹵薄生旱暵則土潞墳隨將爲令倣古勸農法遣使者巡視曉導而諸道故有榷鹽錢商舟所過復有稅錢晏悉奏罷之商民均利晏始至鹽利歲裁四十萬緡至大曆末至六百餘萬緡居天下賦稅之

牛國用仰給其後繼者爭尅急而鹽鐵使李錡盛貢獻以固寵朝廷大臣皆厚賂稍積於私室而國用益耗屆矣憲宗之討淮西也度支使皇甫鎛請益川劍山南西道鹽估以佐與峻盜鬻之罸請罪至死穆宗時戶部侍郎張平叔議榷鹽鮮利請官自賣鹽以富國下公卿議兵部侍郎韓愈條析其不便曰平叔請令州縣差人自糶官鹽獲倍利以上臣計今所在百姓富少貧多除城郭外有見錢糴鹽者十無二三多用雜物及米穀貿易鹽商規利無物不取或從賒升斗

時就填還用北濟彼所利俱便今吏自糶不得見錢恐失陷官物必不敢糶百姓貧者無從得鹽而食矣求利未得歛怨已多恐坐失常課也平叔又請鄉村去州縣遠者令所由將鹽就糶糴毋令闕鹽臣以為鄉村遠者或三家五家山居谷處而人吏將鹽家至戶到多將則糴貿不盡少則得錢無幾商人自負斗擔與百姓貿平價而上不過剩得一二錢而足所由依官必索供應所利至少為弊至多平叔又言所在及農隙時召車牛搬鹽輸都倉毋闕者州縣和僱

車乍必須差配無情願者而百姓將車詣官勢必齊集始得載鹽院監請受又須輸次實爲留難輸納之時人事又別百凡和僱其弊皆然故百姓寧爲私家載物取錢五文不爲官家載物取十文錢也不和僱則鹽無從載和僱則害及蒸黎此殆不可平叔又言今百姓貧虛舉債逋稅顆粒無餘若官自糶鹽一家五口食鹽率不過十錢隨月而輸必且無舉債逃亡之患臣以爲百姓困弊所由多端不皆爲鹽以平叔所約計之賤於舊蔣月校一錢月校僅三十錢五口

之家爲利幾何數此便能免失業逃稅之患者非善
實臣以爲百姓匱弊惟不次事擾之自然漸復不在
變法也平叔又言長吏不親公事所由浮辭云
當界無人糴鹽請差清强巡官檢責所在實戶據
口團保給一年鹽令門司檢納其口多糴少及鹽價
遲者觀察使而下罪貶有差平叔本請官自糶鹽以
寬百姓令其蘇息而乃令責實戶口團保給鹽所謂
擾而困之非前意也百姓貧家食鹽至少或有淡食
動經旬月若計口給鹽依時徵價辦與不辦並須納

凌[illegible][illegible]輯

錢即欲淡食度生亦且不得遲違條件罪譴嚴峻官吏提罪必加遲刑臣恐百姓流亡轉死此又不可之大者也三限商人鹽納官後不許於諸軍諸使覓職掌把錢提店看守莊磑以求影庇而富商大賈或行財賄邀截諠訴者嚴加緝獲令所在決殺臣以爲鹽商納榷爲官糶鹽子父相承坐視厚利比諸百姓實則較優今奪其常業又禁其爲生不知何罪窮蹙至此若果行此驚動遠近富商大賈收重寶入反側之地矣且夫宰相者所以臨察百官者殿最者也而以

爲事體至重須牟相充使刺史縣令職在分憂不問治行而獨以鹽利多少升黜之皆大不便事得寢而前此立蠶鹽食鹽等名色分五等戸業俵散抑配之矣

宋代鹽課

宋興藝祖知百姓疾苦五代之政詔書屢下弛鹽禁於河北賣鹽價於海濱諸顆鹽末鹽監鹽畢聽州縣給賣歲課所入申尚書省而轉運使操其贏佐一路之費而蛟關入者鹻若蠶鹽入城市之禁末鹽出於海殺竈戶烹煎煉而鹽成諸近海皆然周官所謂散鹽也顆鹽出於池惟解州有之疏畦壠決水其中得南風水化而鹽熟歲多霖雨風不南則課虧周官所謂盬鹽也雍熙中李文靖沆爲其州發運諸漕運

轉輸至者空船南回聽載鹽散之江浙湖廣諸路於是
諸路鹽澁滯運舟利而民力寬公私兼利咸平中度
支使梁鼎言陝西沿邊食解鹽請勿通商官自鬻於
爲利數倍判官許士衡爭之不能得詔以鼎爲制置
使而命內殿崇班杜承睿副之承睿行關屁爲帝言
往鄜延環慶儀渭等州禁青鹽令商人入芻粟運解
鹽於邊其直於青鹽不遠是以民安於法而蕃部青
鹽欲售無從也今官運解鹽欲與內地同價邊民必
冒法闌入蕃界販青鹽以徼利而居者亦樂其價廉

與之爲市是助寇盜而結民怨也淵以頗擬不售得
謹罷祥符中轉運使張象中言解州兩池所貯鹽計
直二千一百餘萬貫度尚有遺利宜可增濟然日
地利阜矣過求羨將有時而竭請不許而官鹽闌入
私鬻法已重詔屢優寬至是較犯止配流先是官鬻
鹽而三京二十八州軍咸困於輦輸淮南自通泰楚
運眞州行江浙荆湖而綱吏舟卒雜沙土鹽惡不可
食吏卒坐鞭笞徒配相繼而終莫能止陝兩池及淮
南積鹽多無屋貯獨露積至生合抱木其上而數莫

可較天聖中翰林學士盛度御史中丞王隨畫通商五利以上畧言方禁商時伐木造船兵民輦運不勝其疲勞一通商其弊悉去二利也陸運既差帖頭又役車戶貧人懼役逃歲逋逃今悉罷之逋逃盡復二利也船運有沉溺之患綱吏侵盜雜以泥沙硝石其味苦惡民食之生重腿之疾今得食真鹽三利也錢幣國之大用欲使流通富家多藏錢不出民用益蹙令商人歲出緡錢實鹽場助經費四利也又歲省鹽官兵卒畦夫傭作之給利不可較矣於是詔罷官自

齊聽人入金錢京師榷貨務而以江淮若兩浙鹽給之一歲中增課十五萬故貨待商而通世未有官與民爲市而民不受其害者也其後西師起募商人輸芻粟塞下增其直予券趨京師榷貨務受錢已又置折中倉聽商人以金銀若輸粟輸他貨於京師入中者優其直予券以在所鹽給償由是羽毛筋角膠漆木石鐵炭之類畢入中而猾商貪吏表裏爲姦至入椽木二估錢千而費給償鹽不可勝計也後世召商中鹽始於此自開寶來河北鹽聽商貿易收其筭上

封者請禁榷以收遺利諫官余靖言臣嘗扁燕薊之地陷入契丹幾百年而民無南顧心者大率契丹之法簡易鹽麴俱賤科役不煩故也昔太祖推恩河朔故許通商今榷之價必騰踴民懷怨懟儻將何及議遂寢慶曆中三司使王拱辰復請榷令具未下學士張方平入見曰外間籍籍言河北再榷鹽何也帝駭愕曰今始榷耳何謂再方平曰昔周世宗重鹽禁犯輒處死後北伐契丹河北父老遮道泣訴願以鹽課均兩稅中輸錢而弛禁世宗惻然許之制兩稅鹽錢

是也今兩稅鹽如故而又榷之復行非再榷何且未榷

時契丹常以靑鹽闌入邊盜賣今榷之卽鹽貴而虜

鹽必益售是爲我斂怨而獨以爲虜利也禁之則邊

隙必自此開矣帝悟立手詔罷行河朔父老得詔皆

感泣勸石晉北京拔府集僧道齋祠報上恩會河決

運艱增江淮兩浙荆湖六路五十二州算鹽直斤

五錢兩浙轉運使沈立李肅之上言本路鹽課緡錢

歲增七十九萬而嘉祐三年纔及五十三萬乃一歲

之中私販坐罪者至三千餘人繫在於官估高而私

販轉鬻也然國課爲盜虧誠優恤亭戶使不至困窮休息漕卒使有以爲生防制倉塲官吏使不爲掊歛如是而裁官估罷鹽綱令舖戶衙前得詣塲取鹽則鹽善而賈平人不肯冐禁私售官課必滋盜矣因集鹽筴二卷以進其言亭戶困乏尤甚帝嘉納然自皇祐來屢下詔給亭戶官本皆以實錢其額外鹽給粟帛歲適久不能輸者蠲之諸所爲存恤者甚厚而有司莫行時運鹽既雜惡官估復高百姓利食私鹽而並海民以魚鹽爲業工用省而利厚由是盜販者

易捕急則聚爲盜虔汀州不產鹽民多盜販廣南鹽以射利歲秋冬田事畢桓聚數十百爲羣行剽爲盜賊捕不能得則赦其罪招之寖淫滋多制置使蔡挺令民自首納私藏兵械給巡捕吏卒又損糶價盜以寖滅而歲課視舊顧倍增熙寧中杭秀溫台明五州私販衆熾議者欲損鹽價以與民相安石以爲獨宜制置亭戶及嚴督私販禁捍和而鹽法自舉毋自敗制於是命盧秉專提舉鹽事部十竈爲甲而禁鹽地亦什伍其民以相譏又峻盜販者罪雖止杖決輒科

同妻子遷五百里又益兵防捕之時杭越湖三州格其法不行劾虧課遠治安石爲帝言捕鹽法急所謂刑以止刑也而秉催督鹽益急有毋無聊至殺其子者所配流至萬二千餘人詔劾秉罪狀以安石庇而免以增課轉資當是時天下鹽皆官榷而自齊傚桑弘羊遺智名一利權而如滄州趙瞻在河北章惇郟亶在湖南蹇周輔張士澄在江淮皆峻剝民增額課用顯元祐初坐掊克謁誕並落職紹聖中諸言利峻法之臣復用而三司使章惇言河北與陝西皆邊而

河北鹽獨無榷乃祖宗一時誤恩請遣使按視尚書蘇軾議以爲陝西之鹽與京東河北不同解池廣袤不過數十里旣不可損以予民而官亦易以籠取青鹽至自虜中有可禁止之道故法行然猶城門之外公食青鹽自若也今東北循海皆鹽欲籠而取之其爲弊與淮南兩浙無異矣臣在餘杭時見兩浙民以鹽得罪者歲至萬七千人而姦莫能勝盜販者以兵仗護送幸數百人爲輩吏士不敢近其山谷之民貧儒者節口并日有數月而淡食者矣今東北之人悍

於淮浙乎居推剝之叅常用他路而一旦榷鹽此其禍未易涯也由此言之祖宗以來獨不榷河北鹽適事之宜何名誤恩哉且榷鹽雖有故事要爲非王政也陝西淮浙既未能罷又欲使京東河北效之此猶患風痺人曰吾左臂病矣右臂何爲獨完而劇以酒色伐之可乎議不用而榷鹽遂爲河北患已蔡京廢轉般倉之法欲囊括四方錢盡入中都以爲羨乃置諸路提舉官令商人先赴場輸錢請引赴產鹽郡受鹽先至者增支以示勸而請鹽者少乃由是提之令

嚴避免沮壞之誅季輒比較務峻督以取盈於是東
南鹽利特厚禁罔益踈犯者滋衆而西北解池天
產美利與糞壤俱積矣京爲法大都常使見行之法
速售以罔民法纔通輒復更其制未受鹽者更與鈔
鈔未給更爲貼輸錢又數十日輒復變其無貲更鈔
輸錢者前數十萬劵一夕盡棄有朝爲豪商夕爲流
丐至赴水投繯而死者而省大胥魏伯芻特見信遷
秩至通議大夫㩀獻閣待制矣伯芻非有心計惟私
與交引戶關通凡商筭率𧷤留十之四充羨貢張虛

數以惑人主，而京遂白帝言：朝廷所以闓闢利權，驅走商賈，不煩號令，而億萬之錢輻輳並進，御府須索，百司支費，歲用外沛然而有餘，則政和立法，頓絕弊源，公私兼利之明效也，乞宜付史館，以示富國裕民之政。制曰可。小人得時騁志，無所顧忌，遂至於是。於是御府用度日廣，課入欲豐，再申歲較季比之令，徵至於鹽袋、蒸鹽，莫不有禁。州縣惟務歲增課以避罪，程督加厲，故比較已罷而復用，抄劄既免而復行，鹽囊既增而復止。一囊之價至爲十一千，既又爲十三

于民力因以擾攘而盜賊滋焉、南渡已來、每因闕用、則改新鈔以幸入納之廣、第茍目前、不知利權悉為商賈所持、紹熙五年、乃行對帶法、除去積年之弊、加以出剩、立為分數、許人納不對帶、二法並行、出入有常、始不為巨猾所制、然自唐始榷鹽、舉天下鹽利歲纔四十萬緡、至大曆增六百餘萬緡、而宋元祐間淮鹽與解池等鹽、歲四百萬緡、比唐世天下之賦、已三之二、紹興末、泰州海寧一監、支鹽三十餘萬席、為錢六七百萬緡、則一州之數、過唐舉天下征榷之數也

伊欲民安利而商阜通何可得哉

國朝鹽課

國朝以鹽課給邊糧餉而水旱凶荒亦時藉以振民故天下筦榷之利莫如鹽制產鹽之地設都轉運使司者六鹽課提舉司者七而兩淮課三百萬至與漕運米直等次浙次長蘆次福建廣又次河東其歲辦有額課歲終轉運若提舉司具所辦出給課如目上以待會覈額者追理其商販各照上所定行鹽地轉賣毋過界合用引目各運司以時請戶部請內府印造給付而諸所開中鹽量所在米價高下道里遠近

險易為之則召商納粟中巳給引詣場行支鹽如目而嚴額外夾帶貨賣之誅鹽出場經批驗所依數驗掣而所過官司辨驗放行其引與鹽離者同私鹽追斷商所中者鹽賣發巳即所在退引還官運司類進僞造引者斬而峻勢要令家僕行商中鹽及坐私鹽船隻之令其竈丁勘實以附近有丁產殷實人撥充優雜泛繇其犯笞杖斷決徒流遷徙其刑罪止杖一百仍覈鹽諸法令詳具而兩浙淮河兩歲遣御史巡行於督之又往往出風憲重臣奉詔行天下鹽以

爲常福建場以行無遠地無鹽院河東場以出有專
所無運司乃廣東兼之僅置提舉司云　洪武中鹽
運使呂本言舊額鹽輸官以四百斤爲一引官給工
本米一石又準米價低昂聽錢鈔兼支以資竈民然
其間有丁產少而鹽額多者未聚非均也臣謹與各
道分司郎鹽場所屬地方驗丁產多寡施利有無宜
田草塲除額免科外他薪鹵所宜得量等分則較一
詳定而均平之　詔曰可　宣德中施大惠於天下
令各運司提舉司查中鹽商若土民年遠事故無子

孫支給者行原籍官司毎引給資本鈔二十錠優之
其侵恤至於此而申中使官軍夾帶私鹽之誅 正
統初令竈丁逃移者鹽課司覈實停其徵又 令淮
浙貧竈有餘鹽官給米麥收之而客商守支年深不
得鹽者聽以十分爲率支淮鹽四分其六兌於山東
運司支給不願兌者聽守支而長蘆鹽運司所分
地不便貿易者聽於所在官司告驗給文憑改易諸
爲通商計甚悉已弊孔乃稍稍日滋 弘治初戸部
言鹽法阻壞 勑刑部郎彭韶兩淮清理韶念治灶

長利之道在厚下固本也具𧰼言天下小民無慮皆窮苦而莫甚於竈戶竈戶者上所使煑海爲鹽收權利者也所當恤宜莫如之矣臣行視海濵目擊其苦爲之涕下破屋欹椽不蔽風雨脫粟糲飯不得一飽此居食之苦也山蕩渺漭人倫物踐獲守無人不守無薪此積薪之苦也斲林之時舉家登場刮泥汲海隆寒砭骨亦必爲之此淋滷之苦也煎者燒灼蓬頭垢面人形盡變酷暑如湯不敢暫離此煑辦之苦也寒暑陰晴日有程課煎辦不前鞭撻隨至此徵鹽之

苦也客商至場無鹽抵償備極追辱舉家憂惶此賠
鹽之苦也逃亾則身戶飄零住業則家計蕩盡所宜
加意矜念過事究恤因爲繪瀕海窮民罹淋焚煎負
戴折閱若朋償之苦景物事情爲圖詩以上而章祭
酒懋稽鹽事利弊代都御史具疏其五端一曰存恤
竈戶以爲鹽之出產在地而成用必資於人瀕海之
民以煎鹽爲業採辦薪芻刺夕烹煉爲苦甚矣其單
丁老弱之家與辦不前課入不敷吏又以嚴刑峻督
之至鹽入官兩水銷欺又輒有追賠之患此窮戶之

尤可憫者也其殷實戶爲總催者場蕩歸其兼并塩課爲其乾沒負責旣多私賣尤廣凡諸竈丁盡其家備分業蕩然乞貸爲活雖欲無逃不可得已今行優恤且照黃冊事例遇竈戶欽聽令析戶充役照丁辦課以補竈籍逃絶之數二曰輕減塩糧

國初命塩司以舉下餘塩行諸縣關領計口分給民得塩以食而納鈔以償固其理也後塩司久無餘塩關給而塩鈔改爲塩糧市民猶得納鈔至鄉民往往令輸本色或遠糴於外郡費且十倍爲困甚矣乞依市民例一

體納鈔便三日中禁鹽窩　國家以邊地險遠餉饋
乏而飛輓勞費也　命商輸粟邊倉給引鹽以償其
費商人喜得厚利競赴之而邊饒近邊開中則豪勢
家詭名請託占窩轉賣商人不籍手於彼即無由中
納于此故費多而中鹽者少　先朝雖有禁例而
法玩不得乞申嚴前例有犯必誅庶人知所警其四
五言鹽商挾私鹽徒橫放之弊以為商受鹽于官有
額也於正數外斯求場官私加數斤以益之至有得
以倍蓰者矣已運入江又賣私鹽而夾帶行之所過

關津路其吏不照引截角其截者十止一二發賣詮引不即繳徃復數四以前引影射而行故私鹽行而正鹽愈壅請

勅廵鹽憲臣嚴商人私載之禁違者沒其貲關津有容令引不截角及舊引影射不舉覺者罪如法乃其間游手無賴之徒什伍爲羣駕小舟舟多置篙楫載私鹽沿江上下而强賣之即不售輙挺取其財又伺間爲椎劫已跳身疾棹瞬息相失不復可迹失今不治恐生他變唐末之王仙芝黄巢元末之張士誠皆鹽徒此尤宜深防者而其責在廵江

時　天子加意　國家盈縮之變、召閣學士計屯田茶馬之故甚悉、已及鹽、大學士東陽言今鹽法壞盡矣、各邊名召商開中、而商實失利、類不肯中納、上問何也、閣學士因極言　皇親王府及内臣奏討之弊、上曰奏討不過幾家、東陽對曰奏討之内又有夾帶、奏討者一、夾帶者十、復有各年未盡交曰零鹽有剩堆積曰所鹽、皆爲奏討後事端、國家茶馬法行、有歐陽駙馬者、爲夾販　高廟震怒、賜死、纔一行、法乃即、欲首壞之邪、遂寘極典、此等事今

皆不敢言上慨然曰非不敢言乃不肯言耳於是
下戶部查議而部尚書文係鹽法積弊七事以上一
開中引鹽二興販私鹽三賤賣官鹽四買補殘鹽五
夾帶私鹽六越境賣鹽七運司逃廢當擇人主鹽於
是詔下言鹽國用所須近年欽賞數多又內外勢
要人奏討奏買存積常股盤割私餘鹽乃遂至攙越
支賣并夾帶私販以致上損國課下奪民財此遵何
義哉其往支還官自今各邊開中引鹽及糴買糧草
執要並毋得求討竊占巡撫糧儲官毋阿徇受囑遴

者聽巡按御史糾劾居無何 上實 正德中大放決而極 嘉靖初 天子大察於百司登耗利弊每詔下輒中 祖宗來鹽法之政令而諸公忠憂國之臣梁尚書材周中丞用李戶部夢陽霍詹事韜張學士邦奇東莞陳建䟽鹽法利害之變甚具大都言國家以鹵地授民歲課其鹽亦猶以土田授民而歲收其賦也 國初峻竈丁私鹽之禁而條有夾帶者殺之科誠執其文則是耕民納租賦外將餘粟貨賣者而殺也其可乎則知此法有深意而行之者失也

夫兩淮鹽額歲辦三十五萬引有奇後改辦小引七十萬有奇然兩淮產鹽除正額外猶餘三百萬有奇也今正額不得多取餘鹽復不得私賣則此三百萬鹽將安所洩乎兩淮行鹽地方盡湖廣西達江西東盡東海地方數千里人民億萬家所仰食獨七十萬引之鹽亦何怪乎私鹽橫溢而鹽價踴貴也

國初竈丁既給鹵地復給草場免其家雜徭所以利之者甚厚而額辦鹽引四百斤給工本鈔二貫時鈔一貫值錢千文是鹽一引竈丁得實利二千文也資之

者既厚又歲課止七十萬取之者甚薄其餘鹽即以官鈔收之下以厚竈戶上以總權利故餘鹽抵禁可也

正統十三年　令每餘鹽二百觔給米一石較前事爲已削矣然誠得米麥而給之亦猶可言也今官司徒挾此令征鹽而米麥不復給如是而猶峻責餘鹽之禁是使之必饑而死也夫天時有生地利有宜人官有能物出有利自然之數也今因天地自然之利賴小民煎煑之力既已辦正課矣又禁使不得自食其苦力之餘鹽豈情理可堪哉於是貧弱逋逃

四出除死其宮室負海懸險多招亡命廣占斥鹵煎煑多而私賣廣法固不足有禁也故鹽禁愈嚴貧竈愈多而豪猾愈益橫故曰行之者失也且法愈嚴則利愈大民見利不見法淮安奸民數千家專販私鹽良兵勁弩高檣大舳千萬為羣行則鳥飛止則狼踞官司熟視莫敢誰何之矣此隙不可不除必貽大患今淮安官軍受利而護之出境矣山東官兵且就之乎鹽充食矣形影既見業可寒心此鹽場竈戸鹽徒之利弊也

洪武中招商中鹽每鹽一引納銀入分官之

征至薄商之獲至厚故鹽價平賤民受其賜永樂間每鹽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商税雖加邊糧仰足民猶則賴之也已定歲七十二萬引致鹽而七分爲常股三分爲存積常股者商人中納給引守支之鹽存積者積鹽在場遇邊警缺增價開中越次放支之鹽也於是常股守候至有數十年老死而不得支兄弟妻子代之支者矣夫常股既艱滯矣而又移存積鹽以傾之以居貨而圖利亦烏在其爲王體乎且自成化已來每引納銀二一錢五分今增至八錢五分矣

殿　洪武永樂間聽商賈以十數倍而權勢之府占
賣為經紀之包攬侵漁衙門之斗頭火耗不與焉其
乾輸刻剝也又有管豐貨取索常例刁蹬留難之弊雖
其既納而守候查盤關領掛合者猶復不貲益至於
長蘆兩浙兼配紫支商人一身三路候守每鹽一引
用銀既二兩有奇矣法開中鹽引二百五十觔正數
外將場官私加至三百餘斤近納銀于官聽買竈戶
餘鹽通五百五十斤此皆貿易於官民而得之者也
嘉靖末年掊克峻深之臣復嚴科夾帶割沒之令每

劾罰鍰一錢歲上割沒課鈑多至百萬兩少栽六十萬兩而開中之商人愈病其行鹽之地開中商力不能自致則四方小買買鹽引代行開中商先於北鹽院具冊行淮揚按院行給鹽運使司總鹽數船數末程若諸小商名若經紀地主之日送院以待會以其貳下批驗所類爲冊聽批掣鹽院批掣之而鹽院不以時掣覈待鹽舟積多至百餘艘少者數十艘乃掣覈故商盐壅而不行有守半年不得掣者而鹽輕重不如冊皆論輕以盜賣論重以夾帶論於是江運諸

小商又病。且鹽歲春夏與十月為旺。相餘月為衰。閉即其時。又復以晴雨為生息之候。阻遲雨旬月。沙灘崩塌。淋鹵無地。煎煮無期。坐守耽延。吏急追併。而官竈兩困矣。此商人中納之利弊也。 國初命鹽運司以竈下餘鹽。下州縣分給人戶。計口食鹽而納鈔。已鹽司無餘鹽關給而鹽鈔不蠲。吏緣為姦利。已 命於兩稅中雜輸。行鹽地方遠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水多灘石。陸乃回遠。勢不能待官鹽而後食。不得不資此境有餘之鹽。而近境之鹽直相倍蓰。此何足與

數矣而各鹽道督所在官司巡徼嚴切督以私鹽之令月有比數之科而吏緣爲姦民受其弊市豪大猾與巡徼者比而公共販之時獲一二貧弱肩負易米度日法所不禁之夫以避責夫產鹽之地官既驗鹽給引徵之矣所過徵之行鹽之地又徵之斯遵何道也始給鹽而徵之鈔也猶曰是鹽直也今鹽不復給而鈔復不蠲人之稱斯賦也其謂之何斯遵何義也

天下一家也榷鹽而利之古以爲猶父榷子病之矣況於食鹽必責食其遠而價重者不聽食其近而價

輕者又遺何道也往商所自出者暇家戶給足今邊鹽諸小商買引舉放之獲難數十倍於昔所從出益貴價不得不騰躍騰躍民不得不受其弊山谷貧弊之民有數月無鹽以爲常此四方食鹽人戶之弊也

永樂中下輸粟於邊之令凡富商大賈於三邊自出財力自招游民自墾荒田自藝菽粟自築墩臺自立堡伍田日熟年穀屢豐蓋至 天順 成化間甘肅寧夏粟石直銀二錢而邊以大裕 成化中戶尚書葉淇言法商人輸粟二斗五升支鹽一引是以銀五

分得鹽一引於爲利已泰請更其法課輸銀於運司銀四錢一分支鹽一引支銀二錢可得粟一石是鹽一引得粟二石也以一引之鹽致入倍之獲於國利而銀納運司道近而便安是上下交利之道奏可於是商人引鹽悉輸銀於運司類解戶部鹽銀歲驟增至百萬餘兩然淇淮人意獨爲淮商地而輸粟於邊之法既廢西北商亦徙家於淮以便鹽於是撤業自歸田作坐廢墩臺坐頹保伍坐圮游民日散邊地爲墟戎虜入而邊以大困今千里沃壤莽然蓁蕪米石

直銀五兩而邊儲務然此又安邊足用之長策大弊而不可復者也夫鹽者利之宗而害之藪也說專利則弊生未有利專於上而能以革弊者也說壅利則害作未有利壅於下而能以祛害者也漢董子有言皇皇求仁義惟恐不足者卿大夫之事也皇皇求財利常恐困乏之者庶人之事也故曰伐冰之家不畜牛羊言不與民爭利也今縉紳逐掖率貴利賤義而務細小往往詭託買鹽販引占窩逐汙辱之利開納之歲內外權豪陰以其間託撫臣爲之所而撫臣者率

覩孰尊卑大小爲聽之之差名曰貫窩則不出閭闔而引獲六錢之息矣積而千引則六百金矣萬引則六千金矣游手游俠之人不移跬步而坐致千金之獲其權家勢要外戚中官又相與鼓扇堅請固乞必獲而後已商人輸貲守支數十年不得者一旦攙其腕諠呵而奪之憲臣與轉運等官且交通以互市故法有所撓而欲豪右之無侵漁不可得也有司通賄而欲民之無私鬻不可得也二者不革而欲鹽法之無沮壞上下不交受其弊不可得也

國初設轉運

以來嘗差監察御史分剛鹽課　宣德中始令於淮提督軍衛巡捕私鹽後歲亦一差駐節揚州　正統景泰間兼巡河道任益專而查盤清理糾治與革文武官吏皆得聽其條　亦如始命專巡私鹽要束而已也此於鹽甚重然而御史者以法治而所與奉法者則在運使提舉等官矣今其官非闒茸不職者不除拜是敺之汙穢之地而求其潔也雖日使巡按御史而督之糾之然且不治人情無不有欲道之以潔然且慮汙況道之以汙將何所不至乎劉晏有言官

多則民擾亦且棼事事之棼也如絲然絲之多手理
之無緒而亂之也今法鹽官遍天下而所在嚴分地
之禁如敵國外戎誘致譏察如迹姦宄不欲舉纖芥
之利俛之民而邊關行省設官立署費以千萬計是
棼之之道也今治之莫若简事而省官誠獨於諸產
鹽設運司之地简風憲重臣一人付便宜之權略倣
漢桑弘羊唐劉晏本朝周文襄故事令其經畫剔蠹
濬源決流而久其任則官專重既不可屈阻而鹽運
提舉等悉選補廉吏自餘鹽官悉罷而令三邊提督

都御史兼勸農使召鹽商淛塞下入粟如與時則鹽課邊儲交爲接濟邊方腹裏兩都御史如左右手通其轉移商於邊中粟已即給引赴場循常股以差次聽竈戶驗引支發寄請比託者雖細必糾多支濫給者雖貴必刑其竈戶餘鹽聽商與平易官聽其獄訟而時制其縮羸贍代沛恩施所在驗詰之令解分地之禁中國一家恣聽其所往雖嚴通吏之禁則上之開中盡歸之商賈下之場蕩盡歸之竈戶莫利於私售而私販之害絕人得量力中納富商大賈末山陝

利權國家得鹽利自饒而不必峻制曲防以擾之竈丁得煎鹽自給而不必更免差繇以優之鹽可通賣人無爭奪豪舉專利之弊不禁而自息山陝狀利之民不驅而漸歸邊境漸實邊儲漸充巡邏稱舉之官不必設鹽徒意外之患不必慮利源既均利澤四溥冗官冗費蕩然一除如此而利不與國不足芻餉供億有不給未之有也

申瑶泉議曰鹽政固邊計也鹽政之通塞邊政之虛實也　今天下稱邊計最急蓋數十年來

謀臣既箸、計司持籌、曷嘗不孜孜邊計哉、而邊計猶然虛也、則鹽政之舊未復也。愚考國初置轉運提舉爲鹺司、而淮之南北、浙之東西、長蘆、河東、山東、閩、粵、蜀、滇與天鹽井衛、龍州司、雅州所、海北、靈州、西和漳縣、皆所謂產鹽處也。莫有灶、有倉、有課、有額、行有方。當其時、歲召商開中入粟實塞下、塞下粟無騰價焉、則邊利也。令商自爲便、而國不鬪輸將之費、士飽馬騰、扞禦强固、則國利也。蔡

洪永開鹽一引所輸八

分耳粟二斗五升耳至輕也所司斟給無留行商人旦輸粟夕受鹽券交於左牒盈於右至便也禁食祿之家不得牟商利一切請給悉絕之諸私鬻阻亂者論死至嚴也灶丁給鹵地給草場額鹽一引給米一石準以錢鈔復其雜役至厚也有餘鹽官自出鈔收之下以資灶戶上以攬利柄至周也蓋 國家鹺政操縱有權調度有法公平政太嚴密精詳商利而民亦利國足而邊亦足稱美善已乃常股存積之設也自

正統中始也常股七分以為常而存積三分以待塞下之急俗買開中越次收支是居偵罔利則非體也乃輸之不粟而鹽也不之塞下而之鹺司也自度支葉淇始也取目前之近利忽久遠之大計遂至邊儲資於內帑[illegible]跡粑於塞垣卒然有警倉皇召中類多覬望即有至者所入甚寡坐令儲蓄外空則非計也乃私貨之開也自弘正間始也或勲戚恩賜或權倖請求與以餘鹽容其夾帶而後有各年未盡名目

零鹽有舉餘積堆名曰所鹽以供備要之報中
侵商利虧國課則非法也乃商之困也自支守
始也羨同貫魚繁同積薪有數十年老死不得
給至令兄弟妻子代支者則非便也乃灶丁之
困也自總催始也場蕩歸其并兼鹽課為其乾
沒灶丁不過總催家一傭而已分業蕩然丐貸
為生欲無逃已不可得也乃額鹽之滯也自課
重始也彼一引所輸銀七錢五分重矣而且有
配支有實窩有科罰有勸借賞賚不貲是以鹽

貴湧貴而人競趨私鹽欲正課無滯不可得也乃私鹽之行也月不行鈔法始也鈔法廢則縣官何術以收餘鹽餘鹽積而無所售則灶丁困乃日挾鹽者殺貨私鹽者殺將能行乎行之而必即灶丁榜腹以斃不然即爲變行之而不必欲餘鹽之利不爲姦人槖中裝不可得也夫商灶俱困若此之甚安可不求其故乎愚以爲欲救灶民之貧者莫若弛餘鹽之禁欲救商人之貧者莫若重私鹽之罰夫灶民之所賴爲生計

者鹽也終歲勤動所積之鹽自商人鬻賣之外悉皆辛苦所得之物乃欲其盡輸於官則已大拂乎人情欲其私齊公行則又有乖於國法似宜倣

正統年例除灶民所辦國課外每餘鹽若干官給粟若干以償其勞所餘之鹽卽為公家之物候商人來場給鹽之時灶民或爽辦不前者卽以本價當官給領其銀收貯以待取用庶幾灶民得受餘鹽之利而商人亦無守株之待乃為策之良也至於灶民之身家富厚者則

必嚴國課之徵除隱射之弊如人丁衆者必析戶辦鹽如民間當差之例其有逃散者必令其代納以充國課此非獨薄於富灶也蓋灶民居場雖至富者不過充總催之役而已催鹽之外甚有欲窮灶之餘鹽入爲已有以罔厚利是使富者益富貧者益貧似非公平之體也然又聞灶民之富者交結本場官以營已私貪官亦利其餽送樂與之處凡所指使無敢不從今宜痛加重懲以爲貪墨之戒庶幾富灶無所倚仗不

致罔法行私而貧灶亦得覓一分之賜矣故愚謂救貧灶之弊者莫若寬餘鹽之禁而尤必致嚴於富灶者蓋其勢常相爲低昂也以至商人中鹽者多棄父母背妻子不遠千里而來者豈人情哉民之趨利猶水之走下其勢然也今自中引以至收鹽中間所費不知其幾及其鹽既通行復爲私鹽之所壓以致　國課日虧商人疾首此其弊安得不預爲之防哉夫灶主於辦鹽而民主於力本其勢誠不相及也今平民不

務本業撒販私鹽甚而結黨至百餘人肆行鬻賣又其甚則至昏夜劫掠商人置船為之一空各場及巡司官既安於積弊難除漫不經念間或差人緝訪而衆且唆以甘言誘以重利甚至鹽徒反出數包之鹽送為功積差人偽償至官以徼厚賞是縱之使為盜也所以然者蓋緣鹽徒素號勇悍積黨成群差人苦於力不能勝遂姑為縱容以圖兩便耳此等積弊憲臣既阻於耳目之未周窮民復安於小利之是就以致私

鹽盛行官鹽日阻及今不爲之處誠恐商人費重而利輕幾何不轉而之四方也亦宜捕緝如有獲私鹽正犯者即給以本鹽仍加重賞則人皆樂於激勸且鹽徒亦有所畏而少知戒矣私鹽既禁官鹽必行至於富商之有力者每挾帶餘鹽甚至每包輙重八九百斤鹽所失於查盤或反受富商貨賂者則必嚴爲提防通同作弊者一體究治則庶乎頑民可警而貧商之鹽亦不至爲富商所阻矣故愚謂救窮商之弊在察

重私鹽之罰而尤致嚴於富商者亦以其勢常

相爲低昂也

